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膏液邪寒之際顛不慘悽又不爰不申不欠不哽斯蓋未詳其地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繹將終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殯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手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殯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人皆辨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殯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迹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傳幸希景仰焉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九張 通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廣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實

顯法師則創開荒途焚法師乃中開

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

渡滄溟以單逝莫不感思聖跡登五

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

然而勝途多難實處跡長苗秀盈十

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港泄

為積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難波巨

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

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

違命或南國有或亡食幾日輟飲數晨

可謂思慮銷精神屢勞排正色致使

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

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

為客違違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

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

實可嘉其美誠真傳芳於來葉相接

聞見撰題行狀去余其中次第多以

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教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求本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法師元 觀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懸禪師 常懸師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吐蕃公主姊母息二人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朗律師弟子一人 益州智山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冲法師

交州慧球法師 信胃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唐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云

洛陽曇潤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法師

又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達律師 襄陽靈運法師

晉州善行法師

澧州僧指禪師 洛陽智弘律師

哲禪師弟子一人

荊州無行禪師 荊州法振禪師
荊州乘悟禪師 梁州乘如律師
澧州大津法師

右惣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

日有無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

哲師智和師五人見在計當垂

拱元年與無行禪師執別西

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

名般迦舍末底唐云乃祖乃父冠冕

相承而惣歸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

戚思礼聖蹤遂適京師尋聽經論

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師

處初學梵語於是仗錫西邁掛想祇

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靈

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和涉慈阜

而親心指度三有途經速利過觀貨羅

遠跨胡壇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

往北天漸向閼闐陀國未至之間長

途險隘為賊見拘既而高振計窮控

告無所遂乃援神寫契仗 聖明表

夢而感微覺見群賊皆睡私引出園

遂便免難住閼闐陀國經于四載蒙

永法高僧傳卷三 第三張 唐

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梵文
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
經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觀遺蹤仰
慈氏所制之真容普精誠而無替爰
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
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陀寺留
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
就實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
定藏亟親聞涯既盡玄綱遂往涼州
加河北受國王告部供養住信者等
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
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
勅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沮波
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
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
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歸苦部正
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万里于時
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開庭還蒙
勅旨令往稠濕彌羅國收長年婆羅
門盧迦溢多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
論佛法綱紀敬受寺導律師觀法師等
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勅令促去
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於是

永法高僧傳卷三 第三張 唐

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
曳半影而斜通搖泊縹緲之下沒全
軀以傍渡遭吐蕃賊脫盲得全遇兇
奴殺僅存餘命行至北印度界見唐
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盧迦溢
多復令玄照及使僕數人向西印度
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
婆毗訶羅唐云觀如來澡盥及諸聖跡
漸至迦畢試國礼如來頂骨香花具
設取其印文觀來生善惡復過信度
國方達羅茶矣蒙王礼敬安居四載
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歸東夏到金
剛座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
生之志願契惣會於龍花但以沮波
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
捉而難度遂且棲志驚峯沉情竹苑
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之心
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禁雲駕
墜翼中天在印度度蒼摩羅跋國遭
疾而卒春秋六十餘矣言多食者即傷日大食因也
卓矣壯志顯秀生曰頻經細柳幾步
祁連祥河濯流竹苑搖竿翹心念念
渴想玄專希演法志託提生嗚呼

永法高僧傳卷三 第五張 唐

不遂愴矣無成兩河沉骨八水揚名

善手守死拒人利貞兩河即在西河八水乃屬高麗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城人也梵名室

利提婆唐不吉乃門傳禮義家龍智神

幼漸玄門少懷貞操涉流沙之廣湯

觀化中天陟雪嶺之歎峯輕生殉法

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

便躋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間道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觀仰聖蹤經乎數

載既住郡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

羅跋國王甚相敬待在郡爛陀寺頓

學大乘住翰婆伴在漢唐寺名也專切律

藏復冒聲明願盡綱目有文情善草

餘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將唐國新

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郡爛陀矣淨在

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遠疾

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後因巡礼見希

公住房傷其不幸聊題一絕七言百

苦忘勞獨進影四恩存念契涼通如

何未盡傳燈志湊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呪禁閑梵

語與玄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

摩羅割跋城為國王所敬居三寺與

道希法師相見申鄉國之好同居一

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

中出長安之廣王威追求正教親礼

聖蹤住郡爛陀寺多閑律論抄寫眾

經痛矣歸心所期下契出群貴之東

境沒龍泉之西愛即於此寺無常年

七十餘矣唐書云希法師也傳云後國欲神而取焉故其行而大歸之

郡爛陀有地名曰龍泉西方為菴摩羅

意葉法師者新羅人也貞觀年中

往遊西域住菩提寺觀礼聖蹤於郡

爛陀久而聽語淨因檢唐本忽見梁

論下記云在佛齒末樹下新羅僧曇

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將六

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郡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

若提婆唐云一永徽年內取吐蕃道經

泥波羅到中印度礼菩提樹詳檢經

論旋踵東土行至土谷渾逢道希師

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莫

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

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既伸礼敬

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

安遠之南海汎舶至室利佛逝國西

婆曾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即觀貨遠利國人也大

形摸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

易遂屆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

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還周

觀聖迹淨於郡爛陀見矣後乃轉司

北天年五十許

右一十人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

波羅至大覺寺住得為主人經數年

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既厭戒檢

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梅達羅

提婆唐云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

遊中國到菩提寺礼制底託在郡爛

陀學為童子王深所礼遇復向此寺

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

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

理多賣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

進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

常慧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志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北有所感遂願寫般若經滿於万卷冀得遠詣西方礼如来所行聖迹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詣關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旦心所至也天必從之乃蒙授

墨勅南遊江表教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舶往來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舶載物既重解纜未遠起忽滄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船互相戰鬪其船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船常懃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為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須舶沉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

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毗悲

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

具陳斯事耳傷曰悼矣偉人為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珎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軀慧獻費智芳津在自國而引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觀將沉之險難決於己而已親在物常懃子其寅隣職體散鯨波以取滅淨願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寧埋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新新末底僧訶者唐六師京北人也俗姓皇甫莫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餘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也去是安將軍之息也從北印度入羯濕彌羅國為國王賞職乘王為秦王樂日日向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即尊者阿難陀室灑末田地所化龍王之地也金剛經為所教者復化羯濕彌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四千餘人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既漸年載後因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礼菩提樹觀木真池登龍馬山陟尊足嶺稟

識聰敏多繕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勇經教思反故居到泥波羅國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泥波羅國有桑師所以附葬之也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奈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金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捧泣而食方為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北天之僧矣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吐蕃公主姊母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五一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花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如此

右二十人

明達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唐大幼履法訓長而彌脩容儀雅麗庠序清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於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為君王札教乃潛形閤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不遂所懷願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病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開重關鑰鎗泥封立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花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花上或現異光眾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為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鑒聖迹遂與弟俱遊方寺良具通相携帶鵲鶴存念為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方波越舸共南經纜即迦式蒙即迦式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疾於此而亡胡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振求異典頂礼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魄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恥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翳珠棄榮華如脫晨薄善經論尤精律典志存演法結念西方屢以麟德年中仗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耶跋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淨觀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上餘表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

梵名質咀羅提婆與明遠同船而汎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兵諄中土其人稟性聰敏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習之首礼菩提樹到王舍城道蔭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慧琰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滋隨師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信胃法師不知何許人也梵名設判陀跋摩唐大德其北道而到西國礼謁既周住信者寺於寺上層造一埽閣施上卧具永貽供養遇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

右三十人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大德汎南海詣西天遍礼尊儀至涼州河内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呵夜那鉢地已波唐大德幼隨父母汎舶往社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郝緒伯遂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經書而思礼聖蹤情契西極體盡忠恕性合廣隅戒獻存懷梯枝寸慮以為溺有者假緣緣非則堅有離生者託助助是則乖生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真摧八難終求四輪遂持佛傳等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礼佛牙脩畫異還南印度復屆東天往耽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船難身得存淹傍斯國十有二歲頗聞梵語誦緣生等經兼備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都爛陀次向金剛座拔過薛舍華後到俱尸國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意知法重之事夏亭知志不成遂忘介義年今日雖不契懷來主願畢斯志然常為親史多天業真會慈氏日晝麗花一兩枝用標心至燈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師所住舊房當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更矣猶列觀之潸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國但遇空筵傷曰嗟矣死王其力強強傳燈之士奄余亡神州望斷聖境魂揚春餘帳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流涕慨布素而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滅于時年餘可頃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華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擅指是修慈悲在念以顯慶年內東

勅與使人相隨礼觀西國到大覺寺於金剛座廣興廣設七日七夜然燈續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閣下雕刻佛形及觀自在菩薩像咸興慶讚時人歎希後還唐國又奉

勅令往交趾採藥于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号为常帝菩薩也饒濟微疾奄余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時將漢本喻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迦國矣曇雲潤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神典覽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振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五八冊

六七五

江表極物為懷漸次南行達于交趾
住經載縑繡素欽風流船舶南上期西
印度至訶陵北渤盆國遇疾而終年
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
鉤深博學為懷尋真是務聽論俱
舍等頗亦有功但以義有異同情生
并手而欲思觀梵本親聽微言遂拍
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實壯
志先秋到耶迦戎國嬰疾而亡年三
十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郡國
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弗委存
亡烏長僧至傳說之云

右四十人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
唐太自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舶而
陵閩越涉步而屆長安奉 勅隨
玄照師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國遍
礼聖蹤居養摩羅跋國在信者寺
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觀貨
羅僧寺元是觀貨羅人為本國僧所
造其寺巨富賞產豐饒供養設餘

永法高僧傳卷上 第六十 傳

莫知也寺名建陀羅山茶慧輪住此
既善梵言薄閑俱舍未日尚在年向
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為
主人耳大覺寺西有迦畢試國寺寺
亦巨富多諸碩德善學小乘北方僧
來亦住此寺名實摩折里多唐云大覺
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錄迦即是南
方屈錄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貧素
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
之側更造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
多住於此諸方皆忘有寺所以本國
通流神州獨無一處致令往還艱苦
耳耶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涼伽河
而下至靈粟伽他鉢娜寺唐云靈粟
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取号
支那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
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支那國僧即支那僧也
亦云提婆達多即提婆達多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
從蜀川梓戩道而出蜀川出於向莫
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
免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
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
鹿園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

永法高僧傳卷上 第六十一 傳

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正其王名
提婆跋摩每言日若有大唐天子處
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
今不絕也誠可歎日雖有勸業之易
而樂福者難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
以此誠非小事也 金剛座大覺寺
即僧訶羅國王所造師子洲僧舊住
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驛許至耶爛
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鏘羯羅睺底為
北天竺菩曷羅社樂所造此寺初基
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裏相承造
製宏壯則賸部洲中當今無以加也
軌模不可具述但且略叙區索耳然
其寺形更方如城四面直簷長廊遍
匝皆是磚室重疊三層層高大餘橫梁
板闌本無椽凡用磚平覆寺背正直
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即為外面也壘
磚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
等其僧房也面有九馬一房中可
方丈許後面通窓戶向簷矣其門既
高雅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
出外平觀四面皆親手相檢察寧容
片私於一甬頭作閤道還往寺上四

永法高僧傳卷上 第六十二 傳

角各為埽堂多間大德而住於此寺門西向飛閣陵虛雕刻奇形妙盡工飾其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但前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裝架弘堅每至食時重閉返開既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內之地方三十步許皆以埽砌小者或七步或五步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用埽屑如挑素大和雜粘泥以埽平築用壇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之屬浸漬多日泥於埽地之上覆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欲乾重以滑石指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踏動經一二十載曾不圯礫不同石灰水沾侵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西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為佛殿矣此寺西南大院之外方列大窣覲波舊大塔者此數及諸制底舊七支乃盈百聖跡相連不可稱記金寶堂飾寶成希有其間僧徒經軌出納之

法苑珠林卷二 第三十

儀具如中方錄及寄歸傳所述寺內但以寂老上座而為尊主不論其德諸有門鑰每宵封印將付上座更無別置寺主維那但造寺之人名為寺主梵云毗訶羅沙弼若作番直典掌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為役事若鳴健雅及監食者名為羯磨陀那譯為役事果僧有事集眾平章令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人前皆須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成全無眾前打提東白之法若見不許以理喻之未有拔強便加壓伏其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家人合掌為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獨任之咎不自而獨用者下至半外之菓即交被駭擯若一人稱豪獨用僧物處斷網務不白大衆者名為俱擇鉢底譯為主斯乃佛法之大疵人神所共忿雖復於寺有益而終獲罪彌深智者必不為也又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集各各自居一處並與僧尼無覺先後既其法別理不同行各習所宗坐

法苑珠林卷二 第三十

無交雜此之寺制理極嚴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衆僧名字不貴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為此僧徒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近而益利弥寬曾憶在京見人畫出祇洹寺樣咸是憑虛為廣異聞略陳梗概云余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置漏水為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教夜分三分初後制令禪誦中間隨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寄歸傳中所述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迷為此畫出其圖冀今目擊無滯如能奏請依樣造之即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此下至重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訶羅譯為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先入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美那爛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那故以為名訶訶羅是住處義比云寺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皆上平直通人還往凡觀寺樣者須南面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直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窣覲波高百尺

法苑珠林卷二 第三十

許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
擇健陀俱耶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
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窰觀波更高於
此是初日王所造皆並磚作裝飾精
妙金牀實地供養希有中如有來轉

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
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雖
浮圖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

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戒壇方可
大尺一大餘即於平地周壘磚牆子

高二尺許牆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
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壘

磚為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
二肘餘上乃石灰磚作蓮花開勢高

可二寸闊一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
迹此寺則南望王城繞三十里驚峯

竹花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正南尊
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薛舍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就摩
立底園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

歸唐之處此寺內僧衆有三千五百
人屬寺村莊二百一所並是積代君

王給其戶永充供養言驛者即當
一驛即一里重

宋法高僧傳卷上 第三十四 廣

日龍池龜洛地隔天津途逼去馬道
絕未人致令傳說罕得其真摸形別
匠軌製殊陳依佛畫古鳥跡驚新底
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翹紳

大惠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宋法高僧傳卷上 第三十五 廣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并口誦南
傳 廣

三藏法師 義淨 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

羅鉢頗 唐云飛光 弱冠之年披緇離

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

珠瑩登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

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

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

勵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

逕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

訶陵而經裸國而在國王礼待極致

躬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航摩立底

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

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

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礼金

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

覽大乘經論注情俱舍經於數年至

於鷲嶺杖林山園鵲樹脩翹仰並

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
西印度於羅茶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
重稟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

玄毗睥陀羅公得丁譯家毗睥譯為明
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
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
少全而大聖沒後阿維野那伽樹
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
厥号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曲在西
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
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
瓶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
以呪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
明散失遂便掇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
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
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口
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
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
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
煩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己之度量愚者
聞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
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昇天
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
淨於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
而為切不並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

法苑珠林卷之第三

粗題綱目云余道琳遂從西域轉向
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為長那國
詢訪芝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札烏摩賦沙佛頂自余之後不妄何
託淨迴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
六有兩僧胡國遙見說其狀跡應是
其人與智和相隨擬歸故國聞為途
賊斯擁還乃覆向以天年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
俗速適京師即詠律師之室灑善談
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南遊
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訶利維羅國
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妄何之中
訪密無消息應是報落江山耳
又見訶利維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
餘五十得王敬重東攜一寺多寶經
像好行楚捷即於此國遇疾而瘞他
鄉矣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踈通
有懷節操學兼內外送志雲表仰
祥河而睥想念竹花以翹心汎船而行
至占波遭風而屢遭艱苦適馬援之
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法苑珠林卷之第三

玄遠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
令族高宗燕文燕史尚仁貴義敬法
敬僧技藝聯聯嘉聲靡墜律師則
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進具卓不
群遍闢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
罕其流聰諸大經頗究玄義博觀文
什草錄尤精空有三衣袒臂為飭不
故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
屨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卧
長坐詐負安眠之席杜多七食寧過
酒肆之門善人甘愛草鞋巧和皮亦
無過鑿者足不履地能開靈脚是俄
嗟乎此子聞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汨
泥而從俗獨醒在旦且共醉而居昏
繞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艮李
留連愴矣三荆之指友于攀絕傷哉
八翼之難以為傳法在懷無抑高節
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弗遂
遠懷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
十五六後僧指師至西國云其人已
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速多難驗
非虛矣實異還以法資空有贊藍之
望復欲旋歸遺錫徒懷龍樹之心乃

法苑珠林卷之第三

歎曰洲人斯去誰當結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九月希岳一蓮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平易得行也難求嗟余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世嬰痼情取慨乎壯志衰哉去留庶傳介之令節秉輝曜於長秋于時遠師言誰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尔 五言

擇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況情阻若抽葉落任難聚情難不可奈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屬一法師某州引釋論師更有二三諸德同契驚峯操心覺樹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禱師遇玄贈於江寧乃教情於安養玄遠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亦分飛印度新和真焉未會此時踴躍難以為懷戲擬四愁題兩絕而已

五言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陰
五言 重白解憂曰

送法高僧傳卷下 第五張 廣

上將可陵師正士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哉

于時咸亨三年生夏揚府初秋忽遇翼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船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

重為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軒使君郡君寧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額各捨奇資庶無乏

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萬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以得成禮謂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

法俗共親去留之心北土英偏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軒背

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難奔而太息于時廣莫初曉向朱方而百丈雙挂

離其創即棄玄用而五兩單飛長裁洪演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

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遊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

國今改為暹羅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奉帆還乘王船漸向東天矣從

羯荼北行十日餘至標人國向東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

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受者但唯鐵馬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志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

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家為珍貴

此國名鐵其人多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茲更坐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航摩立

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鄰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

衆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聞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

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

孤進于時淨潔時患身體疲羸求途商旅因不能遠雖可勵已求進五里

終須百息其時有鄰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已

孤步險隘日晚瞋時山賊便至援弓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七張 廣

大發來見相陵先據上衣次抽下服

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

辭人代無諧礼謁之心體散鋒端不

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

之人教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軋于懷乃

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弊扶杖徐行

日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

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

令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

行數日先到鄒爛陀教根本塔次上著

閻喝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礼真容

像山東道俗所贈施絹持作如來等

量袈裟親奉披服羅州玄律師附羅

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推居佛

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肄桑梓訪道

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温恭儉素

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

佛逝有懷中土既染痼疾返掉而歸

年四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

哲同遊戲南溟達西國極開梵語利

物存懷所在至蒙君王礼敬遂於鄒

爛陀盡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同尺

量妙簡工人費以歸唐廣興佛事翻

拓模沮像十萬軀讀大般若十萬頌

用鮮花十萬尋親自供養所呈厲說

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經幡旗

鼓樂滿日弥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

王乃後從於王城內僧屋有四千許

人皆受王供養每於晨朝令使入寺

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

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

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

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

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洎駿骨遜

叔之所致也其僧抬住此王寺尤蒙

八水而去三吳捨素提而操縵服事
瑤禪師為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
即跣跣玄閑復往蕪州忍禪師處重
脩定澗而芳根雖植崇條未得遂清
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道幽泉以
息心頗經年載仗齋禪師為依止觀山
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
東粵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既覽三
吳之法正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
幾開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并
出日中府欲觀礼西天幸遇无行禪
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昇舶長泛滄溟
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
一夏既至冬末復往海濱神海隨船南
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
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
尊容傾誠勵想誦梵本月故日新
聞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
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
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切小教復號名
德重洗律儀懇懇勤勤無忘寸影習
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切
天善護淨無虧片檢常坐不卧知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十二 唐

足清無奉上謙下久而弥敬至於王
城驚嶺優花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
穴偕申翹想果契生心每擬衣鉢之
餘常懷供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
資普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
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弥
羅擬之卿國矣聞與琳公為伴不知
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
若提婆梵名性虛融稟質溫雅意
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馬之年長足
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懷金馬之門
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
鄉曲非傳于時則綸彩賁開鏡三江
而捷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
宿因感會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
玄苑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場
既而創漆師門初露法侶事大福田
寺慧英法師為鄒波跋耶唐土觀音
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禪聯碩
德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攝心般若接
志禪居屏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
玄講律聲聞徽言雖年在後生而望逾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十二 唐

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十餘人誦
戒契心再展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
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
七軸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
魚未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鑽
心神智定門斷煩惑遂乃杖錫九江
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想嵩華
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茲推乃定門而北上獵
智者禪五之精微塵戒歎而東歸究
道宣律師之淳粹聽新舊經論計古
今儀則洋洋焉波瀾万頃巍巍也崖
岸千尋與智引為伴東風汎舶一月
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
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
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
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上五
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
十日到那伽鉢重都從此泛海二日
到師子洲觀礼佛牙從師子洲復東
北注舶一月到訶利難羅國此國乃
是東天之東界也即贈部洲之地也
停在一月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引相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十三 唐

隨此去鄉爛隨途有百驛既停息已便之大覺菴國安置入寺傳為主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為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鄉爛隨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羗羅茶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曼在芳達習陳那法種之作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鑒每唯杖錫乞食金鉢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閑憒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為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追不乃與會寧所譯同夫行禪師既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疑取北天歸乎故里淨來日從鄉爛隨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茲茲流泗文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尚欽禮每以覺樹初綠觀洗沐於龍池竹花新黃奉扣花於鸞嶺時者唐中書省大將軍元門通近道僧藏觀說書提舉也又驚羊山此山有石名大石此之野路覆山野名者大石也曾於一時與行禪師同遊驚嶺瞻奉既訖遊眺鄉聞無任憂淨乃聊述所懷云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唐 玄奘 撰

雜言

觀化祇山頂涼聯古王城萬載池猶索千年花尚清影聯影堅路摧殘廣腸蠟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花絕兩聲聲華遠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眩中門還望寶渚迷長坂步步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酒邪津渾渾方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塵靜浪開玄路創造飢命棄身成更為未人崩意樹持臺卑契戒珠淨被甲要心忍衣固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越九數定漱江清沐久結智鋤霜凝斬新露無邊大劫無不修六時慈生遵六度度有流化功双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堆唱演同聖徒往傳餘響龍宮秘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八万死求一生投針偶穴非同喻東馬懸車豈等程不旬今身樂無祈後代榮捨捨危驅追勝義咸希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眺且周巡東睇女孺留二迹西馳鹿

求法高僧傳卷下 唐 玄奘 撰

花去三輪北脫合城池尚在南瞻尊嶺尤猶尊五峯秀百池分榮繁鮮花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阿舊步上依臨既觀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進餘峨行靈鎮疑思遍生河金花逸掌儀前走芳蓋陵虛殿後過旋遠經行砌目想如神契斯少福潤津梁共會龍花捨塵翳在西國王舍城懷舊之作七九五遊慈赤縣遠丹思抽驚嶺寒風駛麗河激水流臥喜朝聞日復日不覺頻年秋更秋已畢秋山本願誠難遇終望持經振錫住神州法振禪師者荆州人也景行高尚雅福是修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高為尊為歸誦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礼聖迹有意西遊遂共同州僧乖悟羅師梁州乘如律師學常內外智思鈞深其德不孤結契由踐於是携一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歷諸島漸至觀茶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費

求法高僧傳卷下 唐 玄奘 撰

至勝波即特也乘悟又率勝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末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亦獨何為三無一就

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淨法門長敦節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為務希礼聖跡登望王城每數日釋迦悲父既其不過天宮慈氏宜勗我心自非觀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蹟豈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進乃資經像與唐使相逐泊船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還歸唐望請天恩於西方造寺既觀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兩卷 贊曰嘉余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尺重指神州為物淹流專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宋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七 廣

右惣五十六人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茲蓋貞固律師者梵名婆羅笈多即鄭地榮川人也俗姓孟里以駐高之歲早蒞慈門惣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友與正念企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甲侍席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淪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極高自念教檢未覓難辦真為即往東魏聽覽唯識復往安州大猷律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律師受弥陀勝行當今之時文望并索詞之微土即欲趣安養之芳林覆恩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懷覺寺澄禪師處創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輶轡經論當末代四依之任持定激波深潭八經而流派慧峯岳峻傳六度而疏

宋法苑珠林卷之六十八 廣

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為導首特蒙綸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繞經一載惣涉律綱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請宣律師文沙可謂問絕鄒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諧毗舍文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雖依止不屆年而務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既進圓具仍居蜀川於和上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處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苦欲獲之善識精廬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光後經十六年不離函丈研窮諸部洵鍊數家將首律師疏以為宗本然後去三陽之八水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判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寐化戒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輝照靡絕結踵相承實謂漢珠荆玉雖別川而俱媚挂技蘭茝

宋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九 廣

繼異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典斯通
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駘四
儀無廢覆往襄州在和上處重聽慈
祖羅拔壽對法藏頗通蘊處薄檢珠
化城是息終期實渚遂乃濯足襄水
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住東林而
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礼佛牙觀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
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
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屬大唐
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再明
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亦衆所
欽情三藏道場講毗奈耶教經乎九
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汎訪時俗于
時制旨寺恭聞梨每於講席親自提
獎可謂憫恤善誘弘濟忘倦聞梨則
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
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憐
池淼湯引法海而通波恩嶺崔嵬得
慧藏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
閑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攝有
為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寫藏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 庚

經常營衆食資亦衆所知識應物感
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侶
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用畢
幽棲之志蒙護寺主等特見賓迎寺
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奉四海
靡倦二朝屈已申他卑雖是發固師
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頗願通直
道既階正邪基曲制山池希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異闢七果之芳
規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
等道場修法華三昧切雖未就而情
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
日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時
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
踰躡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遊江口昇
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
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
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裝
飾非人所圖遂以水昌元年七月二
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
于時在制旨寺蒙衆望日本行西國
有望流通迴往海南經本尚聞所將
三藏五十餘万頃並在佛逝終須覆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 庚

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滄波累駟不
留身城難保朝露盡至何所駕焉經
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取取隨隨
受須得其人衆會告曰去斯不遠有
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
人斯為善伴亦既纔聞此告歸歸雅
合求心於是裁封山為薄陳行李回
乃啓封觀觀即有同行之念辭乎聊
放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章
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夫松
林攘臂石門之前褰衣制旨之內始
傾一蓋合襟情於梅塵既投五體契
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
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
曰道欲合不介而目親時將至求抑
而不可謹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
歟於是重往峽山與護寺主等言別
寺主乃照拂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
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也
為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
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
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弘
作舍生之梯橙為欲海之舟艦慶有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 庚

懷於從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十矣贊曰

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年蒙想惟福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聲香於事利固實受於賢珎其受持妙典貞明固意大善教心小瑕興畏有懷耽履無望榮貴若佳拙之毛尾弗勵等遊鋒之色香靡費其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既知綱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迷仗藝於桂林其怡神峻谷匠物廣川既而追舊聞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通希揚布於未布其流傳於未傳慶斯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捐其為我良伴共屆金洲能堅梵行善友之由船車通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亦是不慙生於百秋其既至佛並宿心是契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觀之例隨譯隨受詳檢通滯新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十登而同歸其又貞固弟子一人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廣

俗姓孟名懷業梵号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侍廣府幕法遺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而實志逾強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華事憑於一瓏異有望於前途儻策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菴且為侍者現供翻譯年十七耳

茲為道宏者梵名佛蘭提婆其父亦州雍立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三江迢登五嶺逆過韶部後屆峽山觀巖谷之清虛觀川源之澄寂遂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大感禪師遂於禪禪師處學秘心開頗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峽各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焉進具世未廣府出入山門雖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操既聞淨至走赴莊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礼事即有契於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廣

性命閒說滔天之浪幾若小池觀海之鯨意同蠅蟬尋即重之清迷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平里志南海共赴金洲擬寫三藏德被千秋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切草錄復觀莊周體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之誤悠悠不遷河而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廟於移照終有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弊而為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蜺蚺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敷心律嚴隨譯隨寫傳燈是望重臺戒珠極而欽尚求滅滅之圓成并迷津之重墮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余拔擢於有派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二矣

茲為法明者梵名達摩提婆其父襄州襄陽人也任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怖尚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本經一月屆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張廣

夜端心習因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
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篲已傾庶罔墜
於九仞三載虔念擬剋成乎五篇

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記和益
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跣
塗跣遵修上儀雖未成於甫立終有
慕於囊雖凡百徒侶咸怖自樂介獨
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專思至理
若能弘廣願於悲生異大明於慈氏
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
迦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頌往訶
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齋居
佛逝不返者焉唯有貞固道宏相
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任更待後
退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
終三載淙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介
來迥絕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寒
平四子俱汎滄波竭力盡誠思然法
炸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
來傷歎無及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
出塵勞耳

東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十六 寺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

勅雕造

東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十七 唐

高僧法顯傳一卷

廣

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毀於是遂
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
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
初發跡長安度隴至軋歸國夏坐夏
坐訖前至罽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
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慙勤
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
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
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
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
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
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
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
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
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
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
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
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
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
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生法但有精